

随园记

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 得小仓山。山自清凉胚胎^① 分两岭而下 尽桥而止 蜿蜒狭长 中有清池水田 俗号干河沿。河未干时 清凉山为南唐避暑所 盛可想也。凡称金陵之胜者 南曰雨花台^② 西南曰莫愁湖^③ 北曰钟山^④ 东曰冶城^⑤。

- ① 清凉：山名，在南京市西。又名石头山。山上昔年曾建有清凉寺，南唐时建有清凉道场，传说为避暑宫。寺今已废。胚胎：此指小仓山为清凉山余脉。
- ② 雨花台：在南京市中华门外。相传梁天监年间云光法师讲经于此 感天雨花 因名。
- ③ 莫愁湖：在南京市水西门外，相传为南齐时莫愁女居处而名。然莫愁湖之名实始见于宋代。
- ④ 钟山：在南京市中山门外。又名金陵山、紫金山、蒋山、北山。是南京主要山脉。
- ⑤ 冶城：故址在南京市水西门内朝天宫附近，相传吴王夫差冶铁于此，故名。

【注释】

东北曰孝陵^⑥ 曰鸡鸣寺^⑦。登小仓山 诸景隆然上浮 凡江湖之大 云烟之变 非山之所有者 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时 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巔构堂皇^⑧ 缭垣牖 树之萩千章 桂千畦^⑨ 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 号曰隋园 因其姓也。后三十年 余宰江宁 园倾且颓弛 其室为酒肆 舆台嚙^⑩ 禽鸟厌之 不肯栖伏^⑪ 百卉芜谢 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阖，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 随其下为置溪亭 随其夹涧为之桥 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 为缀峰岫 随其郁郁而旷也^⑫ 为设宦窾^⑬。或扶而起之 或挤而止之 皆随其丰杀繁瘠 就势取景 而莫之夭阏者^⑭ 故

⑥ 孝陵：在南京市中山门外钟山南麓，为明太祖朱元璋陵墓。

⑦ 鸡鸣寺：在南京市北鸡鸣山，梁时于此始建同泰寺，后屡毁屡建。明洪武时在其旧址建鸡鸣寺。

⑧ 堂皇 广大的堂厦。

⑨ 萩 即“楸”。落叶乔木，干直树高。“树之萩千章”是说种楸树千株 章通幢 大木林。

⑩ 舆台 地位低贱的人。嚙 叫喊吵闹。

⑪ 栖伏 原指鸟孵卵 引申为栖息。

⑫ 蔚(wěng)郁 茂盛浓密貌。

⑬ 宦 yí)窾(yǎo)：房屋的东北角与东南角。古代建房，多在东南角设溷厕，东北角设厨房，此即代指这些设施。

⑭ 夭阏(è)：《庄子·逍遥游》：“背负青天而莫之

仍名曰随园 同其音 易其义。

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 则月一至焉 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 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⑮。闻之苏子曰^⑯：“君子不必仕 不必不仕。”然则余之仕与不仕 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⑰ 其一物之足以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己巳三月记^⑱。

【题解】

《随园记》写于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十年（1745）袁枚买下了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 加以葺治，改名随园。乾隆十三年（1748）他辞官居园中 从此以后 退出仕途 徜徉于山水烟霞之中 吟诗作文 结交士子权贵 几达半个世纪。

随园的兴建 主要出自建筑家武龙台的手笔 但全园的布局均出自袁枚的策划。这篇园记没有细讲

天阨者 而后乃今将图南。天谓折 阨为阻塞之意。此指没有改变山原来的形势。

⑮ 香亭：袁枚弟袁树。湄君：袁枚外甥陆建，字湄君 号豫庭。

⑯ 苏子：宋朝大文学家苏轼。下引文见苏轼《灵璧张氏园亭记》。 【注释】

⑰ 相易 互换。

⑱ 己巳：乾隆十四年（1749）。

园景只是记叙治园的经过与取园名‘随’的涵义而这些正是随园布局的主导思想。袁枚后来又作了多篇记文，主要也是记述自己享受山水之乐的感受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人事变化的喟叹。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自己的趣味表现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下的生活的憧憬。

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绘人物。这种相体运笔的方法，正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答陶观察问乞病书

公不察仆去官之意，谓如枚乘、汲长孺曾待诏金马门^① 故耻为令 又谓仆擢秦邮牧不迁^② 褊心不能无少

- ① 枚乘：汉淮阴人，字叔。他为著名辞赋家，先后为吴王、梁孝王文学侍从之臣。汉景帝征召为弘农都尉。《汉书·枚乘传》云：“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汲长孺 汲黯 字长孺。汉武帝时官东海太守，后召入朝为卿，抗颜直谏，出为淮阳太守。

《汉书·汲黯传》云：“黯初为谒者 武帝贤之 迁为荜阳令。黯耻为令 称疾归田里。”金马门 官署的代称。

- ② 秦邮：即今江苏省高邮县，秦置邮亭，故名。汉置县 清设州 属扬州府。牧：古设九州 州长官为牧。汉各州州官亦称牧，又改称刺史。明、清时州官为知州。按袁枚任江宁县令时，两江总督尹继善保荐其任高邮知州，遭部驳不准。

【注释】

望^③，有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仆者也。夫蒙耻救民，昔人所尚。牧之与令，奚足区别？汉人五十举秀才未名为老仆才三十三 前途正长 敢遽赋《士不遇》以退哉^④？

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与不可久。即以汉循吏论 桐乡、渤海^⑤，专城而居^⑥ 此官之可久者也 龚遂、朱邑能之至于久^⑦ 道化行，生荣而死哀。京兆、三辅多豪强^⑧ 兼供张储偁^⑨ 此官之不可久者也 赵广汉、韩延寿能

褊(biǎn)心 心地狭窄。《史记·汲黯传》：“黯褊心 不能无少望。”

《士不遇》：指汉董仲舒所作《士不遇赋》。

桐乡：在今安徽省桐城县北，接舒城界。渤海：汉郡名，地当今河北省安次县南、山东省无棣县北 治所在浮阳（今河北省沧州市）

⑥ 专城而居：指做主宰一地的地方官。乐府《罗敷行》：“三十侍中郎 四十专城居。”这里是与作为省、府驻地的江宁相对而说。

⑦ 龚遂：汉山阳人，字少卿。宣帝时为渤海太守，时饥荒 劝民农桑 卖剑买牛 卖刀买犊 境内大治。后世以之为循吏楷模。朱邑：汉庐江舒人，字仲卿。少为桐乡啬夫（乡官），以宽厚待民。后历官北海太守、大司农。卒时遗命云：“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 不如桐乡民。”见《汉书·循吏传》。

⑧ 京兆、三辅 均为都城附近地。

⑨ 储偁(zhì)：储备。

【注释】

之久^⑩ 果不善其终。

江宁类古京兆 民事少 供张储侍多。民事 仆所能也 供张储侍 仆所不能也。今强以为能 抑而行之 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马^⑪ 滇南之象 虽舞于床^⑫ 蹲于朝^⑬ 而约束勉强 常有跣弛泛驾之虞^⑭。性好晏起，于百事无误。自来会城 俾夜作昼 每起 得闻鸡鸣以为大祥。窃自念曰 苦吾身以为吾民 吾心甘焉。尔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 不过台参耳 迎送耳 为大官作奴耳。彼数百万待治之民 犹鼯 可熟睡而不知也。于是身往而心不随，且

⑩ 赵广汉：汉涿郡人，字子都。官京辅都尉，守京兆尹，以廉能著称。因多侵犯贵戚大臣，司直萧望之劾之 宣帝恶之，下广汉廷尉狱 腰斩 吏民号泣者万人。韩延寿：汉杜陵人，字长公。昭帝时官颍川太守。地多豪强，延寿广为教化，郡大治。入守左冯翊 得罪萧望之 被劾下狱 弃市，百姓莫不流涕。

⑪ 渥洼 水名 在今甘肃安西县。《史记·乐书》载于此得神马。

⑫ 舞于床：指作为舞马。南朝宋孝武帝时河南献舞马 谢庄作《舞马赋》。唐玄宗时教舞马 至千秋节 辄令舞于勤政殿。见《明皇杂录》。

⑬ 蹲于朝：指作为仪仗的大象。

【注释】

⑭ 跣(tuò)弛(chí) 同“跣弛” 放荡不守规矩。泛(fěng)驾 翻车。喻不受驾御。二词出《汉书·武帝纪》：“夫泛驾之马 跣弛之士 亦在御之而已。”

行且愠。而孰知西迎者 又东误矣 全具者 又缺供矣 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后矣。不跪膝奔窜^⑮，便瞪目受嗔。及至日昃始归 而环辕而号者 老弱万计 争来牵衣 忍不秉烛坐判使宁家耶^⑯ 判毕入内 簿领山积^⑰ 又敢不加朱墨围略一过吾目耶？甫脱衣息，而驿券报某官至某所^⑱，则又遽然觉^⑲ 凿然行^⑳。一月中失膳饮节，违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还暇课农巡乡如古循吏之云乎哉？

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无穷。供而善，则报最在是^㉑；供而不善，则下考在是。仆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异。然而久之，情见势屈，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丧所守，必大招夫违俗之累而祸厥身。及今，故宜早

⑮ 跪膝 屈膝。

⑯ 宁家 使家庭安宁。

⑰ 簿领 登记的文簿。《文选》刘祜《杂诗》：“沉迷簿领书 回回自昏乱。”注：“簿领 谓文簿而记录之。”

⑱ 驿券：征发驿夫驿马的凭券。凡官员外出公务或上任 均发给驿券。

⑲ 遽然 急忙。

⑳ 凿然行：改道而行。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三年：“公如京师。……公凿行也。”此指选择道路而行 去迎接过往官员。

㉑ 报最：指得上考。古官员任满由上司及吏部根据政绩考核 分上、中、下三等。其上考升，下考降黜。

【注释】

为计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广意，弦歌先王之道以治民^{②②}，则虽为游徼嗇夫^{②③}，必泰而安之终身焉。今有乘怒骥而驰炎衢者^{②④}，虽贲、育必僂息于树阴之下^{②⑤}。夫仆亦僂息之迟者也，公毋见怪也。

【题解】

这封书信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

清代仕宦之途，由翰林逐级而上，没多久便可跻身卿贰，但一旦外任知县，升迁便十分渺茫。袁枚自翰林外放后，当年叱咤风云、视富贵如拾芥的豪气已熳，又经多年知县生涯，努力想为百姓做些事的理想也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遂由兼善天下退而独善其身，买下了随园，告病辞官，准备优游林下。对他的这番举动，朋友们都很不理解，纷纷提出疑问。

陶观察名不详，观察是道员的别称，可知他官某道。从袁枚信中可知，陶观察认为袁枚辞官是对外任知县与升迁无望表示不满，袁枚便写了这封信作解释。

在信中，袁枚用了大段笔墨写了做县官的种种

- ②② 弦歌：指以礼乐教化。典出《论语·阳货》载孔子学生子游任武城宰，以弦歌作为教民之具。
- ②③ 游徼：秦置，掌管一乡的察奸捕盗事。
- ②④ 炎衢：南方炎热的道路。
- ②⑤ 贲、育：孟贲与夏育，均为古时著名的勇士。僂（dì）息：躲避、隐身，此指歇息、喘息。

【注释】

不堪，流露出对官场送往迎来的繁文缛节及大官挑剔的强烈不满，认为做这样的官不过是“为大官作奴”，于百姓丝毫无补。文章气势磅礴，充满了愤激，而又罗举事实，根据确凿，使人觉得无懈可击。从此信可以看出，袁枚的退隐，其初衷实际上是对官场黑暗的消极抗议。

袁枚在江宁任上还作了一组今乐府，所述正可与此信相互发明。如《府中趋》云：“巍巍天门开，朝贺有常期。沉沉长官府，晨趋无已时。束带候鸡唱，腰笏事奔驰。众人已宛在，后至颜忸怩。”《出东门》云：“出东门，有客从西来。客不西来，东门之车奔如雷。待来不来，客怒作色相疑猜。……天阴雨凄凄，长跪大道左。学鸭自呼名，两颊红似火。”《俗吏篇》云：“有时供具应四方，缝人染人兼酒浆。有时迎谒跪道左，掀公于淖犹袞裳。”均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做县官的苦恼。

再答陶观察书

尝谓功业报国，文章亦报国，而文章之著作为尤难。掖之进 知己 劝其退 亦知己 而劝退之成全为尤大。公疑仆禄有馀赢 故欲退居以自怡 似又非知仆者。仆进有事在，退有事在，未必退闲于进。且所谓以文章报国者，非必如《贞符》、《典引》刻意颂谀而已^① 但使有鸿丽辨达之作 踔绝古今^② 使人称某朝文有某氏 则亦未必非邦家

- ① 《贞符》唐柳宗元作 见《柳河东文集》卷一。序云《贞符》是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 累积厚久 宜享年无极之义”作之“一明大道施于人代”。《典引》后汉班固作 收入《后汉书·班固传》。《传》言班固以为司马相如《封禅文》糜而不典 扬雄《剧秦美新》典而不实 故作《典引》，述叙汉德。

【注释】

- ② 踔(chuō)绝 超越寻常 卓越、高超之极。《汉书·孔光传》：“尚书以久次转迁，非有踔绝之能 不相逾越。”

之光。仆官赤紧以来^③ 每过书肆 如渴骥见泉 身未往而心已赴。得少休焉，重寻故物，或未干贤者之讥乎？

若谓上游矜宠方盛^④ 故宜缓去 则不知仆之所以欲去，乃正为此。何也？官之不能无去，犹人之不能无死也。死亦何福之有？而《洪范》以考终命为福^⑤ 则圣人之意也深。人之亲有如伯叔、妻子、兄弟者乎？所狎近有如戚友、僭从者乎？之数人者，他事可与谋，而惟出处之际宜独断焉^⑥ 先乞身而后告焉。何也？之数人者 皆受居官之乐，而不分任职之苦者也。

唐相萧嵩求去^⑦ 明皇留之曰：“朕未厌卿 卿何求

③ 赤紧 唐制 县按人口、疆域、位置划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 凡县在京城之称赤 京城旁的称畿，三千户以上为望县，二千户以上为紧县。后世因以赤紧指重要大县。

④ 上游：即上司。

⑤ 《洪范》：《尚书》篇名 中云：“五福：一曰寿 二曰富 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考终命 谓善终 不横死夭折。

⑥ 出处 出仕与隐退。语出《易·系辞》：“君子之道 或出或处。”

⑦ 萧嵩：梁武商后裔。唐玄宗开元初官中书舍人，迁尚书左丞、兵部侍郎，以破吐蕃功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恩顾莫比，又兼中书令，封徐国公。萧嵩让位事见《次柳氏旧闻》：“萧嵩为相 引韩休为同列，及在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

去？嵩曰：“待陛下厌臣，臣安敢求去？”仆读史至此，深慕嵩之为人。仆蒙大吏荐劾^⑧，百姓知感，脱然去，上或留之，下或惜之。人非去之为难，去而取此留之惜之之为难。以其间交仓库、辞吏民，身闲而虚周，时乎时乎，有馀味焉。

马伏波云^⑨：“居前不能令人轻，居后不能令人轩，援实耻之。”言士君子贵以身关天下之重轻也。今仆在官，官未必重，去官，官未必轻。州县中岂遽少仆哉？非特州县也，就令仆一岁九迁，骤膺公卿之位，自问何以立功？何以报主？亦复扞心纳手，未知所措。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漆雕开不能自信^⑩，夫子不知，而开独知之。仆之不能自信，亦公所不知，而仆自知之也。夫是，故知难而退也。

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之不保，又安得自遂？”

⑧ 荐劾(yǎn) 荐举人材的公牍。

⑨ 马伏波：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归汉光武帝，平隗嚣，官陇西太守、伏波将军，南征交阯，立铜柱以表功。下引语见《后汉书·马援传》马援所上疏中。车舆前高后低称轩，后高前低称轻，因引申为轻重、高低之意。

⑩ 漆雕开，字子开，一作子若，蔡人，一作鲁人，孔子弟子。他不能自信事见《论语·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注释】

若夫仆之所自信者，则固有在矣。周官三百六十，谓非其人莫任者，今无有也。唐、宋来几家文字，非其人莫任者，诚有之矣。仆幼学徐、庾、韩、柳之文及三唐人诗^①，每摇笔，觉此境非难到，苦学殖少，让古人之我先，夙焉以早达为悔。行且就去，将从事焉，尽其才而后止，不比立功名束手而听之天也。舍得为不为，当可去不去，公其谓我何？

【题解】

再复陶观察信，申说他辞官不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

袁枚在信中认为“报效国家有多种途径”，“功业报国，文章亦报国，而文章之著作为尤难”。这就是说，他认为自己选择了做一个文学家的道路，远比做一个儒士、经学家或循吏、显宦要艰难得多，表明了他献身文学事业的决心。同时，袁枚又强调文章的报国不仅仅是“刻意颂谀”，好文章本身就能为国增光。

【注释】

① 徐、庾、韩、柳 南北朝文学家徐陵、庾信与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

答鱼门

来书谆谆 不忧其内养之缺^① 而忧其为外物之伤 劝弃随园 别居村野。此言是也 而惜乎其言之晚也。初初得随园时 草舍数间 弃之甚易 自家口来后 营造十年，资力尽矣，一旦舍旧谋新 谈何容易！《中庸》云 君子素富贵 行乎富贵^②。仆亦素随园 行乎随园而已。

年来穷究史书 静观世事 于安身立命之道^③ 觉有进焉 士孙瑞能免于李、郭之祸^④ 而卒为乱兵所残 韦玄屈

① 内养：指思想修养。

② “君子”二句 见《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愿乎其外。素富贵 行乎富贵。”素 犹现在。言君子应当根据目前情况而行，不要另有所慕。

③ 安身立命：精神和生活的寄托。《景德传灯录》卷十《景岑禅师》：“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④ 士孙瑞：字君策，扶风人。汉献帝初为执金吾，王允引为仆射，谋诛董卓。事成，士孙瑞以王允

膝求全^⑤，而反为赫连所杀。大概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以任运^⑥。千仞之木，固毙于斧斤；一寸之草，亦伤于践踏。士君子含光隐耀^⑦，善刀而藏^⑧，已是没没求活矣^⑨。若复长虑却顾，以官为可虑而弃之，又以家为可虑而迁

自专讨董卓之劳，归功不侯，得免李傕、郭汜之难。后为乱兵所杀。事见《后汉书·陈王列传》。李、郭董卓部将李傕、郭汜董卓死李、郭合谋起兵，攻围长安，陷之，杀王允及其同郡宋翼、王宏等人。

- ⑤ 韦玄字祖思，夏京兆人。隐居养志，博涉经史，姚兴、刘裕辟之，不就。赫连勃勃入长安，征之，至，恐惧过礼。赫连勃勃怒曰：“汝昔不拜姚兴，今何为独拜我？我死之后，汝等弄笔，当置我于何地？”遂杀之。事见《梁书》本传。赫连勃勃，字屈子，匈奴人。仕姚兴，复叛，称大夏帝，都长安。在位十九年（407—425）。
- ⑥ “大概”二句语出《宋书·王景文传》：“有心于避祸，不如无心于任运。”任运，任其自然。
- ⑦ 含光隐耀：同“潜光隐耀”，比喻不展露才华。《后汉书·郑玄传》：“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
- ⑧ 善刀而藏：语出《庄子·养生主》：“善刀而藏之。”善，揩拭。
- ⑨ 没没求活语出《南史·王僧达传》：“大丈夫宁当玉碎，安可没没求活？”没没，埋没。

【注释】

之无病先灸 畏溺而自投于河 棘荆为丸 朝吞而暮嚼，何其戚戚无坦怀耶^⑩？《韩非子》云：“矢来有向 为铁甲以备之 矢来无向 为铁室以备之^⑪。”《韩诗外传》则曰^⑫：“日慎一日 完如金城。”仆但能修身以为韩婴之金城 不能迁家而居韩非之铁室也。古圣贤未有不坦然自乐者。《论语》第一章即曰“悦^⑬”，曰“乐”，曰“不愠”，其他则“乐以忘忧”、“君子不忧不惧”^⑭ 圣人屡屡言之。其所以

- ⑩ 戚戚 忧惧。《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
- ⑪ “矢来”四句 语见《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夫矢来有乡 则积铁以备一乡 矢来无乡 则为铁室以尽备之。”注：“乡 方也 有来从之方。谓聚铁于身以备一处，即甲之不全者也。谓甲之全者自首至足无不有铁 故曰铁室。”
- ⑫ 《韩诗外传》汉·韩婴撰，援历史故事以解释《诗》义。下引语全文为：“昨日何生 今日何成。必念归厚 必念治生。日慎一日 完如金城。”
- ⑬ 《论语》第一章指《学而》篇第一章。下引字词均见《学而》：“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说“同“悦”。
- ⑭ 乐以忘忧 见《论语·述而》。君子不忧不惧：与下“内省不疚”均见《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 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 夫何忧何惧？’”

【注释】